

官版

文章軌

乙未
文章
軌心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0

2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30
2

柳田泉文庫

中山氏藏書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三

將字集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
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

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

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

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

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管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

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

蘇老泉

管仲論

蘇老泉

蘇老泉

蘇老泉

文三

010190557265

此言仲之先也
三論管子之起

此有管仲而後
知去三子之引証
正意之說
游衍之說
家法

管子仲之實也
此相公三子之引証
三子之引証
先之說斷下文

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之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可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慶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久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

此言仲之先也

此有管仲而後

管子仲之實也

此言仲之實也
代仲之實
三子者三匹夫耳
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
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
下豈少三子之徒哉
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
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高夔既政擊管仲
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

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夔既政。擊管仲。須臾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晁錯論。范

文三

增論比日用此法 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

臣又皆不及仲 孤偃趙衰先軫陽處父 靈公之虐 文公子

不如孝公之寬厚 威公子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

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

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

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

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

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以且各疏其意 此

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

一國之一藏本
作夫

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

代大臣之用心固且如此也 先得此二事為證然後立論

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

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高祖論

蘇老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

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

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

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

乃風口十人

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頭剛不如張良微無也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上聲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
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
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
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
段如論之曰月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

臣戴本作吾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
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
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
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厚重厚可當大

事誰能思置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
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字識未易及也

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二監
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
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
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
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
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
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
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

傑一本作健

毒解本戴本并作董

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日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日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與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畢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

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又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自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如論之結尾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

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

臣解本戴本并作吾

周勃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
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

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春秋論

蘇老泉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
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
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
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
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

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
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
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
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
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
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
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
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
耳庸何傷一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

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一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二解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公子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

子之權與之何也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三解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

批語講戴本作

論 批語識戴本作

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講論天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直是識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桓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

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尔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武入卷之二十一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

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

義帝命宋義為上將魏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真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

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怜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

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弑義帝江中

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

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

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
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
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
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
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
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
之疑增必自是始矣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
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
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
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

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賤盡范增
又許之為人傑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
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
攻人之惡沒入之善皆非老手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
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
記此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
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
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

當與晁錯論並觀

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安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碁然敗碁有勝着勝碁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碁師傍觀必能覆碁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

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晁錯論

蘇東坡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則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

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

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

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

批語則戴本作削

其日...
或...
位...

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暗說晁錯削七國事

天下治平

暗說景帝時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暗說削七國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

暗說七國反事至而

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

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

而已居守

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此袁盎所以進斬晁錯

之說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

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

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太

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

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

成功

用大禹治水事乃是李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夫以

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憂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

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

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

欲使天子自

將而已居守

主意在此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

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

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然

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晁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

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

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
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
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弈棋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力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弈者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

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蘇東坡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
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
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之
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
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

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夫
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
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
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
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
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
數雖有貴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
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錘重三

鑿
刺

百斤以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
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
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
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於不死此圯
上老人所為深惜者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
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子
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与子房期以五更相
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為一段事老子正以折子房少年
剛強不忍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久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

批語為一本作
罵帝羊二字鮮
本戴本并大書

似
之

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二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下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

韓作

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證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反海走音奏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止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



文三

十五

千謀多

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二十萬人
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
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久也而遣蒙
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
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
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
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丑之禍如毒蠱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
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
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

閹丑之害
宦事也

李斯之局
庸

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
明人傑也奴僕重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
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
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
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
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

請
請

商鞅

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
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足矣

荆軻之變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
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
答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

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
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
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
終不以此易彼 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万世不可磨

心
意
深
一

批語作此戴本
作此作

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
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程文論
當以此為法九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九議論不好事
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鞅

批語人解本作
當

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測容積威信
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
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
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
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人之言漢武始皇皆果於殺
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

文三

十一

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矣太子豈欲反者哉計
出於無聊也故為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答前段設問吾又表而出
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两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
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
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
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
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
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

鞅之变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
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
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
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
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
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
其巧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



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天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入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

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皆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

夷城本作戎

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丘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夷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荀卿論

蘇東坡

常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注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二哉亦

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一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

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

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苟鄉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三

將字集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四

相字集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焰燭

天學者孰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昌黎

博愛之謂仁 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句 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 八字句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十字句 開

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

為虛位 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所以謂之虛位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而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句黃老子漢四字句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

楊歸儒今亦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入于揚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文字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

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宮室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為之字亦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嶂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

貨字上解本戴
本並有通字

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貨
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
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

各解本作名雖
一字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孝之言然則古之所
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
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好句法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

文甲

行而且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
其服麻紵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
句又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
句。連下九句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
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
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

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有闕鎖曰斯吾
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
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
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人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文字不傳千
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方

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與孟簡尚書書

韓昌黎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來示云有以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

山召至州郭留甲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

有光燄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

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
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
能禍守道之人理強辭直有氣力有光燄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
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揚
墨為禍於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故
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
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之二三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
所見為守分離垂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
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
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
知宗孔氏崇仁義貴士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

張
揚

舉解本載本並
作鼓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
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孟
子說管仲變化來故愈尊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揚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
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群儒區區脩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舉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
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
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
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
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
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
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
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
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聖賢立言與庸眾人異賤一人不必多言只

批語千解本作
褒貶本作許

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
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
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千百
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
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
褒管仲之語同 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

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
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將之法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
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
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
身本末見王倫賣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
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法是

欲劉豫我也。好句法。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披之業。一日豺狼敗虜粹而縛之父子為虜商豎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芻豢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

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粹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為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粹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
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
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
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
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
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日變作禍
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
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
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

六
力
子
子
子

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
知則檜之遂非狠悞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歟
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
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
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
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
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
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
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

文甲

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御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子孟廣記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公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二百年。

於此矣。褒文公出則此幾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二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閔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
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
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
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

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
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
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
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
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君高樓滄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
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
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鱓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案鮮本作餐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此
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二詩奇
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上田樞密書

蘇

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
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
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
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
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
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

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又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公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

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公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
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

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

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有閑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閑鎖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

承原心

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

文甲

十七

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
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
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
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
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
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
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
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

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
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
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
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
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
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
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
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

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

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有收拾學韓文

疊山先生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歛鍔韜光

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
酸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山陰白於春年

香
山陰白於春年
藏

山石坡

德羽生